

粵語三水話附加問句末的“呀 [ia³¹] ”和“嘎 [ha^{23/25}] ” ——與廣州話、廉江話比較

陳舒婷、林華勇¹

中山大學

提要

佛山三水、廣州、廉江等地粵方言附加問句末形式存在表“商詢”和表“商請”兩分的情形。其中，三水的“呀”表“商詢”，“嘎”表“商請”。描寫三水話嘆詞式附加問，並比較廣州、廉江的粵方言，認為兩類嘆詞形式的功能在粵方言內部呈現出此消彼長的系統性特徵；通過構擬三水話疑問嘆詞“呀”“嘎”用作附加問形式的演變過程，結合現代廣州附加問句末“啲”“噉”“嘎”在早期文獻的表現，認為粵方言疑問嘆詞附綴化現象具有較普遍的類型學意義。

關鍵詞

附加問句，嘆詞，附綴化，粵方言

1. 研究背景

1.1. 現代漢語附加問句

根據 Ultan (1969: 49) 對 79 種語言的疑問句系統的考察，附加問句是世界語言中用於表疑問的常見手段。Allerton (2009: 307) 將附加問句 (tag questions) 定義為後附在話段末尾的疑問形式，其功能在於確認聽話人對信息的理解或認同，引導聽話人反饋，如英語中句末出現的 “isn't it?” “is it?” “right?” 等，但同時也指出，將表疑問的附加部分視為一個已併入 (incorporate) 前置“基本句 (base sentence)” 的成分更合理。關於現代漢語附加問句的界定，學界存在不同意見。Li & Thompson (1981: 546)、邵敬敏 (1990: 86) 等將附加問句限定為附加在某個非疑問句後面的疑問句；張伯江 (1997: 105)、閔亞平 (2017: 6) 等認為附加問句包括命題以及附加在命題後的表疑部分。² 本文採用後一種觀點。

¹ 本文通訊作者。

² 張文、閔文所指的“表疑部分”即邵文所指的附加問句。

現代漢語附加問句較為典型的表疑部分，是由動詞構成的、類同反復問句和是非問句的“V-Neg-V” “V-Particle” “Neg-V-Particle” 等形式，當中出現的動詞包括：陳述性 (declarative) 的“對、是、有”；祈使性 (imperative) 的“好、行、可以”；認知情態動詞 (epistemic modals) “應該、可能”以及言談評論動詞 (discourse commentary verbs) “怪、讚、酷、神”等 (Hsin 2016: 67)。除此之外，“啊、嗯、哈”等嘆詞也能單獨構成附加問句的表疑部分 (邵敬敏 1990: 86；高華、張惟 2009: 46)。附加問句的後附性嘆詞在漢語方言中的形式各有不同。本文主要考察的是粵語三水話嘆詞式附加問句的表現。

1.2. 粵語三水話的嘆詞式附加問句

佛山市三水區毗鄰廣州、清遠及肇慶三市。全區無呈區域分佈的少數民族語言，絕大部分區域的漢族人講廣府片粵方言，唯有南山鎮六合村民講客家方言，約占全區人口的3% (莊初昇、貝先明編 2022: 66)。粵語三水話的聲母系統與廣州話基本相同。其韻母系統保留了一些早期廣州話的特徵，如廣州話讀 [ou] 的模韻字，三水話讀 [u]，如廣州話讀 [pou²²] 的“部”，三水話為 [pu²²]；三水話止攝開口三等字未裂化成廣州話的 [ei]，仍讀 [i]，如廣州話讀 [p^hei²¹] 的“皮”，三水話為 [p^hi³¹]。

粵語三水話³ 嘆詞式附加問句的表疑成分用“呀 [ia³¹]”和“嘎 [ha^{23/25}]”，二者都用於徵求同意，但有所分工。高華、張惟 (2009: 50) 將附加問句的基本話語功能，概括為“尋求核實”與“請求允可”兩類。前者用於傳達信息或觀點的直陳句之後，向聽者要求核實所陳述內容的真實性或正確性；後者用於表達行為的直陳句之後，向聽者請求允許所陳述行為的發生。本文對此加以概括，分別進一步凝練為“商詢”和“商請”，⁴ 突出兩者互動的共性及各自的不同功能。三水話嘆詞式附加問的兩種形式大致與這兩種功能相對應：“呀”側重於徵求認識上的認同，表示“商詢”；“嘎”主要用於徵求行動上的應允，表示“商請”。如：

- (1) a. 佢件衫靚過我件，[呀/*嘎^{23/25}]？(他的衣服比我的好看，對吧？)
 b. 落雨嘅話你記得收衫，[*呀/嘎²³]？(下雨的話你記得收衣服，行吧？)

雖同表“商請”，“嘎”的兩個聲調變體也有所區別。“嘎²³” (代表發音為 [ha²³] 的“嘎”) 表示請求聽話人執行某動作或允許某行為發生，語氣較為委婉；“嘎²⁵” (代

³ 本文的“三水話”指的是佛山市三水區西南街道金本片區通行的粵方言，為本文第一作者的母語。

⁴ “商請”借自邢向東 (2015)，但邢文的“商請”指的是“請求、邀約、商量、提議等祈使語氣”，與本文所指有所不同，本文基於問答雙方的互動，用於徵求對方行動上的應允。

表發音為 [ha²⁵] 的“嘎”) 負載疑問高調, 語氣相對強烈, 多用於反問句後, 或用於對第二人稱主語作出的要求、命令、警告, 此時的非疑部分需帶有句末語氣詞, 如:

- (2) a. [我 / 佢] 打包啲點心走 [啊 / 喎] (,) [嘎²³/* 嘎²⁵] ! (我 / 他把點心打包帶走, 行吧?)
b. 佢打包啲點心走 (,) [嘎²³/* 嘎²⁵] ! (叫他把點心打包帶走, 好吧?)
c. 佢打包啲點心走 [啊 / 喎] (,) [嘎²³/ 嘎²⁵] ! (叫他把點心打包帶走, 好吧?)
d. 唔通佢打包啲點心走? 嘎²⁵? (難道叫他把點心打包帶走嗎? 啊?)

此外, 三水話的“嘎”還可用於表示提醒 / 命令和反詰等其他言語行為, 如:

- (3) a. 提醒、命令: 慢慢行嘎²³! (慢慢走啊!)
b. 強化、反詰: 乜都問我, 我係神仙喎⁵⁵? 嘎^{23/25}? (什麼都找我, 我是神仙嗎? 啊?)

本文從三水話嘆詞式附加問句的特徵及演變著手, 結合廣州 / 香港、廉江等地粵方言及早期粵方言的情況, 考察粵方言嘆詞式附加問的系統性表現, “商詢”和“商請”的功能區分是否具有普遍性? 並希望能得到嘆詞式附加問形成的蛛絲馬跡。所運用的理論背景為功能主義的, 描寫上注重利用最小差比對 (minimal comparison) 進行測試。本文的考察一方面有助於粵方言等漢語相關現象的描述和解釋, 另一方面則為如何開展漢語方言較虛的主觀性話語成分的內部比較, 提供一個案例。

2. 描寫與比較: 三水話附加問句末的“呀”和“嘎”

2.1. “呀”和“嘎”的句法語義表現

(一) 三水話的“呀”和“嘎”固定在附加問句末, 具有後附性。非疑部分不帶句末助詞或帶單音節助詞時, “呀”和“嘎”前面的停頓可有可無; 若前句 (非疑部分) 帶雙音節句末助詞, “嘎”前要求停頓, “呀”前則可不停頓, 即“呀”與前句 (非疑部分) 的黏著性高於“嘎”。例如:

- (4) a. 我哋留低食飯 (,) [呀 / 嘎²³] ? (我們留下來吃飯, 對吧?)
b. 我哋留低食飯啦 (,) [呀 / 嘎²³] ? (要不我們留下來吃飯, 好不好?)
c. 我哋留低食飯罷啦 * (,) 嘎²³ ? (我們留下來吃飯吧, 好不好?)
d. 我哋留低食飯罷啦 (,) 呀 ? (我們留下來吃飯吧, 好吧?)

(二) “呀”只出現在傳達信息或觀點的小句或句子之後，徵求的是觀點、意見及評價上的認同；“嘎”則用於徵求行動上的應允或許可，前面的非疑部分應是指示行為的小句或句子。例如：

- (5) a. 佢好緊張，[呀/*嘎^{23/25}]？(他很緊張，對不對？)
 b. 我哋行快啲，[呀/嘎²³]？(我們走快點，行嗎？)

例(5b)的非疑部分描述行動狀態，但“呀”可以附於其後，這似乎有違“呀”表“商詢”的用法。而實際上，後接“呀”或“嘎”，語義重心會有所改變，如：

- (6) a. 甲：你哋家先出發，實遲到。(你們現在才出發，肯定遲到。)
 乙：我哋行快啲，嘎²³？(我們走快點，行嗎？)
 丙：[好啊。/得。/*係喇]。(好的。)
 b. 甲：你哋家先出發，實遲到。(你們現在才出發，肯定遲到。)
 乙：我哋行快啲，呀？(我們走快點，怎樣？)
 丙：[*好啊/*得/係喇]。(對的。)

例(6)兩組例句中，乙使用的“呀”或“嘎”都是在傳達“希望對方做某事”，但從回答方式來看，側重點有所不同：用“嘎”，言者直接向行動者提出要求，請丙落實“快走”這一動作，丙一般只能應允或拒絕，不能用“係_是”等回應；用“呀”，則需理解成“我的觀點是我們要走快點，你怎麼看”，言者就某一行為徵求對方的意見，希望對方對這一請求、建議表示認同，丙可用判斷詞“係_是”作為回應，不能用“好啊”“得_行”等回應。例(6)兩組例句“呀”和“嘎”的功能差異仍可用“商詢”與“商請”進行區分：“呀”的功能接近於判斷詞“係_是”等構成的“係唔係_{是不是}”，“嘎”的功能接近於表態詞“得_行”“好”構成的“得唔得_{行不行}、好唔好_{好不好}”等。

(三)在搭配非疑部分的句末助詞時，三水話的“呀”可以和鄧思穎(2019 [2015]: 193–194)提出的五類粵方言助詞共現；但與三水話的“呀”相比，三水話“嘎”的使用限制相對較多(三水話“嘎”的適用範圍比香港粵語的“嘎”要窄，詳見下文2.2節)，基本只能和祈使類句末助詞共現，如：

- (7) a. 事件：佢冇食嘢_乜滯，[呀/*嘎^{23/25}]？(他沒吃什麼，對吧？)
 b. 時間：我啱洗車_嚟，[呀/*嘎^{23/25}]？(我剛才洗車來著，對吧？)
 c. 焦點：請嘅就係你_囉，[呀/*嘎^{23/25}]？(請的就是你了，對吧？)
 d. 情態：佢會去_啱，[呀/*嘎^{23/25}]？(他應該會去的吧，對吧？)
 e. 祈使：留低一齊食飯_[啦/好啲/罷啦]，[呀/嘎²³]？(留下來一起吃飯，好嗎？)

這和“嘎”表“商請”，只能對未然事件提出請求，用於非現實性語境的特性有關。除了祈使句外，三水話的“嘎”也可以出現在表說話人意願的句子末尾。此時的非疑部分仍具有非現實性。言者用“嘎”是向對方提出要求、命令，如例（8a）（8b）；或請求對方應允某事，如例（8c）（8d）。

- (8) a. 事件：你講先，嘎²³？（你先說，行嗎？）
 b. 時間：咪食住，嘎²³？（先別吃，行嗎？）
 c. 焦點：我獨篇獨篇寫咋，嘎²³？（我逐篇寫而已，行嗎？）
 d. 情態：我拎一個包啫，嘎²³？（我拿一個包而已，行嗎？）

“呀”表“商詢”，徵求評價、意見，所以對非疑部分的命題不作時間限制（現實性與非現實性皆可），如：

- (9) a. 你尋晚走到最後，[呀/*嘎^{23/25}]？（你昨晚最後走，對吧？）
 b. 你等陣走到最後，[呀/嘎²³]？（你待會兒最後走，對吧？）

（四）“嘎”和“呀”的功能差異還可以通過其他顯性語法特徵表現出來。由於非自主動詞表示的動作行為不能自由支配，難以示意請求、命令、勸告、警告等，所以表“商請”的“嘎”一般排斥非自主動詞（“明_懂”“怕”等），“呀”則可以搭配自主動詞（“走”等）和非自主動詞，如：

- (10) 你明我諗乜嘢，[呀/*嘎^{23/25}]？（你懂我想什麼，對吧/*行嗎？）
 (11) 你怕黑，[呀/*嘎^{23/25}]？（你怕黑，對吧/*行嗎？）

（五）附加問句的非疑部分可分成陳述性、祈使性、反問性和感嘆性四類，三水話的“呀”和“嘎”可附前句的類別有所不同。具體見下表：

表1 “呀” “嘎”所附句類⁵

句類	呀	嘎	例句
陳述性附加問	+	+	佢可以自己搞掂， <u>[呀/嘎²³]</u> ？（他可以自己弄好，對吧？）
祈使性附加問	+	+	你自己搞掂， <u>[呀/嘎²³]</u> ？（你自己弄好，對吧/行吧？）

⁵ 表1中用“+”表示“呀”或“嘎”可與該句類共現，用“-”表示“呀”或“嘎”排斥該句類。

反問性附加問	+	+	噉講嘢都有嘅？[呀/噉 ^{23/25}]？（怎麼能這麼說話？ 是吧/啊？）
感嘆性附加問	+	-	好靚啊！[呀/*噉 ^{23/25}]？（好美啊！是吧？）

“呀”可以搭配四種句類，但“噉”不能用在感嘆性附加問句句末。感嘆句一般表達言者情緒強烈的評價，“噉”不能與之共現，說明“噉”不存在“商詢”用法，與“呀”有所區別。

（六）從現代漢語疑問範疇的宏觀角度來看，附加問句是疑問程度較低的一類疑問句（張伯江 1997: 105；徐杰、張林林 1985: 77）。從附加問內部而言，非疑部分的“信”與表疑部分的“疑”共同形成弱發問語氣（閔亞平 2017: 2）。三水話嘆詞式附加問的疑問程度同樣受非疑部分影響，通過“無疑而問”引申出其他功能。

首先，反問句、感嘆句都是說話者對某一命題作出主觀性顯著的評價，這兩類附加問句一般都是“無疑而問”，如：

(12) 反問：噉仲唔知醜？[呀/噉^{23/25}]？（這還不覺得羞恥？啊？）

(13) 感嘆：好正啊！呀？（好美味啊！是吧？）

反問句“噉仲唔知醜？”和感嘆句“好正啊！”都是言者表達自己的主觀態度。言者對自己心中所想持有最高權威，無需向他人徵詢意見。此時“噉”和“呀”的出現，均加強了互動的功能。

其次，就前句所指示的信息而言，言者確信度更高時，陳述性、祈使性附加問句的徵詢意味弱化、互動功能凸顯，如：

(14) 我尋晚兩點先瞓入眼，呀？今朝都係早醒。（我昨晚兩點才睡著，對吧？今早還是醒得早。）

(15) 瞓覺前一定要鎖門，噉²³？噉先安全。（睡前一定要鎖門，行嗎？這樣才安全。）

例（14）中，相比於聽者，言者對自己生活作息的知情程度更高，理論上無需向他人徵詢真實性，用“呀”構成附加問句是為了在自說自話之餘加強引導性互動，以便聽話者進入對話。例（15）的“睡前一定要鎖門”，是言者提請對方注意，委婉表達要求、指令，以推動交際順利進行。

有時言者會借附加問形式來“明知故問”，在非疑部分引述已說的話或已定的事作為“證據”以“故意證實”，類似於“這可是某某說的/定好的”，如：

- (16) a. 甲：我自己嚟，你哋咪理。（我自己來，你們別管。）
乙：（你話）你自己搞掂，呀？[肯定唔使人地幫手/*可能唔使人哋幫手]。
（你自己弄好，對吧？肯定不用別人幫忙。）
- b. 甲：我自己嚟，你哋咪理。（我自己來，你們別管。）
乙：（你話）你自己搞掂，嘎²³？[噉就你負責/*或者就你負責]。（你自己弄好，行吧？那就你來負責。）

例（16）由甲“自己搞掂”是甲乙雙方已經敲定、說話人確信無疑之事，因此不能與“可能”“或者”等指示不確定性的成分共現。此時後附“呀”或“嘎”構成的附加問，都並非存疑而問，只是出於增強信息信度與效力的考量。但這兩個句末成分表現出的語用功能不同，“呀”更傾向於尋求互動，增加認同者；“嘎”起到提醒、命令甚至威脅等作用，示意對方配合。

綜上所述，三水話用“呀”和“嘎”構成的嘆詞式附加問句存在表“商詢”和表“商請”兩種不同功能。除表徵詢（包括表“商詢”和表“商請”）外，“呀”和“嘎”還可表示其他言語行為。其中“呀”可用於傳達觀點、尋求互動，“嘎”可表示提醒、命令、建議、反詰等。

2.2. 三地粵方言嘆詞式附加問句的功能比較

嘆詞式附加問句的使用在粵方言中屬於常見現象，但各地的表現有所不同。用作廣州/香港粵方言附加問表疑部分的嘆詞有“噉 [hɛ³⁵]”“(哦) 噉 [hɔ³⁵]”“嘎 [ha³⁵]”。Tang (2015) 指出，和言語行為相關的 FP (force phrase, 語氣詞短語) 處於層次最高的位置，其中“噉”等指向受話人的 FP 的句法層次高於“咩”等指向說話人的 FP。

“噉”的作用是徵求對方認同自己的觀點（李新魁等 1995: 520；方小燕 2003: 69；鄧思穎 2019 [2015]: 241–243）；“(哦) 噉”有確認的作用，也表示徵求意見、期望確認（方小燕 2003: 69；Matthews & Yip 2011 [1994]: 399；鄧思穎 2019 [2015]: 244–246）。廣州/香港粵方言的“噉”和“噉”在附加問中的用法大致相同，都是徵求聽話者認同，意義接近於“是不是、對不對、是嗎”等（鄧思穎 2019 [2015]: 243），表示的是“商詢”。例如：

- (17) 廣州/香港：
- a. 噉樣好啲，噉？（這樣好一點，啊？）（鄧思穎 2019 [2015]: 242）
- b. 我呢排瘦咗(哦) 噉？（我這段時間瘦了吧？）（鄧思穎 2019 [2015]: 244）

“嘎”的功能，各家表述不一，有的認為是期望對話者同意（Matthews & Yip 2011 [1994]: 399），有的認為是提出帶商量口吻的請求（李新魁等 1995: 518；方小燕

2003: 67, 73)，有學者認為可起到提醒說話者注意及祈使的作用（鄧思穎 2019 [2015]: 273–274），也有學者認為廣州話句末的“嘎”在主體句後表示詢問、質問、懇求、告知、商量、吩咐、威脅等口吻（麥耘 2015: 115），即“嘎”用於請求聽者做出某行為或允許某行為的發生，表示的是“商請”功能。例如：

(18) 廣州 / 香港：

- a. 你因住嘎！（你當心啊！）（鄧思穎 2019 [2015]: 274）
- b. 我擺走嘎？（我拿走了，啊？）（鄧思穎 2019 [2015]: 274）

廉江話相應的附加問句表疑部分為“嗒 [hɔ^{25/55}]”和“嘎 [ha^{55/51}]”。“嗒”求對方認同或同意，其功能可概括為“商詢”；“嘎”用於請求或提醒對方，其功能可概括為“商請”，如：

(19) 廉江：

- a. 畫得好好睇（，）嗒^{25/55}？（畫得真好看，對吧？）
- b.* 畫得好好睇嘎^{55/51}？
- c. 畫好睇啲嘎^{55/51}！（畫好看些吧！）

不同聲調變體之間存在語氣或語用上的區別。“嗒⁵⁵”傾向於不停頓，向對話者徵詢意見的互動功能比“嗒²⁵”明顯。“嘎⁵⁵”仍表“商請”，但疑問語氣較弱，“嘎⁵¹”則傳達出較重的祈使語氣；例（20）雖是言者提出安排，但仍在與對方商量，所以用“嘎⁵⁵”比用“嘎⁵¹”合適。

(20) 廉江：等陣我撈你去（*，）嘎⁵⁵？（一會兒我和你去好吧？）

從廣州 / 香港、廉江、三水等地粵方言嘆詞式附加問句來看，兩類基本功能在同一方言點內部可能對應兩種編碼，而不同編碼形式在分工上呈現出系統性協調的特徵。

（一）“商請”類

廣州 / 香港和廉江粵方言附加問句末表“商請”的“嘎”都延伸出了尋求互動的語用效果。鄧思穎（2019 [2015]: 276）指出，香港粵方言的“嘎 [ha³⁵]”停頓後意義較虛，可表示話已說完，說話者等待對方回應或認同，如：

- (21) 落雨添，嘎？（居然下雨啊？）（鄧思穎 2019 [2015]: 276）
- (22) 佢贏咗錢吖嘛，嘎？（他贏了錢嘛，啊？）（鄧思穎 2019 [2015]: 276）

廉江話也用表“商請”的“嘎”來尋求回應或互動，和廣州/香港粵方言的表現相似，如：

(23) 廉江：上只星期係我撈你去個[嘎⁵⁵/嘎⁵¹]！（上星期是我跟你去的，啊？）

非疑部分陳述的是發生於上星期的已然事件，“嘎”在這裡不再表“商請”，而是言者提醒某個事實性命題，向對方尋求回應，期望與對方達成一致。

以上的情況，三水話不用“嘎”，而用“呀”。與廣州/香港、廉江粵方言相比，三水話由表“商詢”的“呀”承擔尋求回應的互動功能。例如：

(24) 三水：

- a. 落雨添，[*嘎^{23/25}/呀]？（居然下雨啊？）
- b. 佢贏口[ε⁵³]錢吖嘛，[*嘎^{23/25}/呀]？（他贏了錢嘛，啊？）
- c. 上個星期係我拉你去嘅，[*嘎^{23/25}/呀]！（上星期是我跟你去的，啊？）

（二）“商詢”類

廣州/香港粵方言的“噦”和“嗒”、廉江話的“嗒”以及三水話的“呀”在附加問中的用法大致相同，約等於“你說是不是”，表示“商詢”，如：

- (25) a. 廣州/香港：畫得好好睇，[嗒/噦]？（畫得很好看，對嗎？）
b. 三水：畫得好好睇，呀？（同上）
c. 廉江：畫得好好睇，嗒？（同上）

但廣州/香港的“噦”和“嗒”不可用於指示動作的小句或句子之後，如：

- (26) a. 廣州/香港：畫好睇啲，[*嗒/*噦/嘎]？（畫得好看點，行嗎？）
b. 三水：畫好睇啲，[呀/嘎²³]？（畫得好看點，你說是吧？）
c. 廉江：畫好睇啲，[嗒/嘎]？（同上）

三水、廉江粵方言嘆詞式附加問句表“商請”和表“商詢”的界限已經模糊，三水話表“商詢”的“呀”和廉江話的“嗒”都出現語義功能的外擴，如例（26b）和（26c）兩句中，非疑部分表面上是請求對方做出“畫得好看點”這一行動，帶上表“商詢”的“呀_{三水}”“嗒_{廉江}”後，實際應理解為“我的意見是要畫得好看一點，你覺得如何？”，用於徵求對方對某行動的評價、意見。

綜上所述，廣州/香港、廉江粵方言附加問句末表“商請”的形式在功能上比三水話同類的“嘎”更寬泛，除表示請求應允外，還多出提請注意、尋求回應的功能，三水話則是由表“商詢”的“呀”來承擔。此外，嘆詞式附加問句在方言內部的分界並不完全分明，三水話、廉江話附加問句未使用表“商詢”的形式時，非疑部分不排除表示動作行為的句子或小句，此類附加問仍需理解為徵詢意見。根據廣州/香港、廉江、三水等地粵方言嘆詞式附加問句兩類形式的功能延伸程度差異，可見同一方言變體內部用於“商詢”和“商請”的疑問嘆詞在功能擴展上有此消彼長、互為補充的關係。

3. 討論：粵方言嘆詞式附加問句的形成

3.1. 嘆詞的附綴化

“附綴”（clitic）指的是句法上屬詞，語音上又像詞綴那樣必須依附相鄰獨立詞的成分（轉引自白鴿等 2012: 377）。這一概念的提出基於具有屈折變化形態的印歐語。Zwicky 指出“附綴”區別於獨立詞和詞綴，並在其系列著述中從形態 - 語音 - 句法等層面對附綴進行界定（Zwicky 1977; Zwicky & Pullum 1983; Zwicky 1985; Zwicky 1994）。標記語氣、時、體的專用附綴是典型的外層句附綴（Zwicky 1985: 295）。在漢語及其方言中，單音節的句末語氣助詞具備附綴性質，一般依附於短語或句子（石毓智 2003: 174；徐杰 2012: 116；嚴艷群 2013: 25；左思民 2014: 274）。

有些句末疑問助詞跟附加問句的表疑部分⁶有密切關係，如英語中構成附加問句的“isn't it”在口語中合音為句末的“innit”、粵語中構成附加問句的“系唔系啊”合音後形成助詞“吓嘛”（變體為“吓話”，二者具有相同的意義和語用效果）（鄧思穎 2016: 34）。句末語氣助詞與自由不黏著的嘆詞之間也存在聯繫，一些後置的嘆詞弱化後會向前依附並轉變為語氣助詞。Chao（1968: 789）就注意到這種跨類現象，如“早點兒回來啊！（“啊”是助詞）”和“早點兒回來，啊！（“啊”是嘆詞）”。在同一種語言或方言中，典型嘆詞、附加問句末嘆詞與句末助詞同形的例子並不少見，如：

(27) 普通話：⁷

- a. 啊？你要心平氣和地跟他談？
- b. 你要心平氣和地跟他談，啊？
- c. 你要心平氣和地跟他談啊？

⁶ 鄧文所用表述為“疑問尾句”，相當於本文所指的附加問句的表疑部分。

⁷ 例（27）參考麥耘（2015）所舉例句。

- (28) 湖南邵陽：⁸
- 嚟？你麼個前家回來個？（咦？你什麼時候回來的？）
 - 今後看到認得個人要喊，嚟？（以後看到認識的人要打招呼，知道嗎？）
- (29) 潮州潮安：⁹
- [hō²¹]，無變了□ [hō²¹]。（我就說吧，沒辦法了吧。）
 - 伊個博士，□ [hō²¹]？（她是博士，對吧？）
 - 伊個博士□ [hō²¹]？（她是博士對吧？）

其他語言也不乏直接用疑問嘆詞構成附加問句表疑部分的例子，如英語的“eh?” “huh?”，德國的“hm?” “oder?” “gell?”，西班牙語的“¿eh?”，法語的“hein?”等（蔣協眾、蔣遐 2024）。

Hopper & Traugott (2003 [1993]: 5–7) 將“附綴化 (cliticization)”定義為一個詞彙形式演變為附綴的歷時過程，並認為其屬於語法化的一部分，附綴在語法化斜坡 (cline of grammaticality) 中位於“語法詞 (grammatical words)”的後一環節。麥耘 (2015: 118) 指出，如果將句末助詞看作句子“附綴”，嘆詞向句末助詞的演變就屬於附綴化。嘆詞充當句末成分經歷附綴化過程，在形式上表現為用於句末的嘆詞與先行句之間的停頓消失，二者連接成一個主體句（麥耘 2015: 119）。典型的嘆詞能單獨使用，也能作為先行句，與其關聯的前句或後句之間存在明顯的停頓。典型的句末助詞完全嵌入句子當中，無需停頓。附加問句末嘆詞處於附綴化過程中，不能脫離先行句，與先行句的停頓長度介乎典型的嘆詞與典型的句末助詞之間。在語義功能上，經歷附綴化過程的嘆詞與主句的關聯程度增加，如 (27b) 的附加問句末嘆詞是基於先行句的命題徵求聽者意見上或行動上的回應，(27c) 的句末助詞攜帶疑問語調、承載疑問語氣，二者的有無均會改變句子的表意。此外，嘆詞附綴化後的語氣強度一般有所弱化（從表達言者強烈的主觀情願發展到“商請”或“商詢”），有利於對話雙方互動的順利進行。

3.2. 三水話嘆詞式附加問的形成

根據麥耘 (2015) 的考察，廣州話句末的“喺”“噉”和“嘎”都是由嘆詞演化而來。本文認為，三水話的“呀”和“嘎”也發生了同樣的演變。現代三水話的“呀”和“嘎”也可用作疑問嘆詞，獨立成句。“嘎²⁵”表示因意外或聽不清而追問，可單用，也用於疑問句前或句後；嘆詞“呀”和“嘎²³”則只能出現在疑問句之後，如：

⁸ 例 (28) 引自蔣協眾、蔣遐 (2024) 所舉例句。

⁹ 感謝中山大學博士生柯淑玲（潮州潮安人，熟悉潮州話）提供語料。

- (30) 甲：佢話佢會去。(他說他會去。)
 乙：[嘎²⁵/*嘎²³/*呀]？(什麼？)
 甲：佢話佢會去啊。(他說他會去啊。)
- (31) [嘎²⁵/*嘎²³/*呀]？佢會去[喎⁵⁵/嗎/啊²¹]？(嗯？他會去[嗎/啊]？)
- (32) 佢幾時去/去唔去呢？[嘎²⁵/嘎²³/呀]？(他什麼時候去/去不去？嗯？)

嘆詞“呀”和“嘎”向句末助詞的演變表現為先行句的疑問功能減弱，言者對於某命題在主觀上的信度增強，句子從全疑而問變成半疑而問，三水話例句如：

- (33) a. 強發問：佢去唔去呢？呀/嘎^{23/25}？(他去不去呢？嗯？)
 b. 弱發問：佢自己去(，)呀/嘎²³？(他自己去，對吧/對嗎？)

這一過程伴隨著句子結構與嘆詞黏附程度兩個方面的調整。“呀”和“嘎”的前句由疑問句變成非疑問句，“呀”和“嘎”從獨立成句的嘆詞，逐漸附綴化，成為某個小句或句子的後附成分，並趨於與前句緊密結合。這一點也可得到廉江話的支持：

- (34) a₁. 佢去冇去呢？嗱？(他去不去呢？嗯？)
 a₂. 佢余己去(，)嗱？(他自己去，對吧/行嗎？)
 b₁. 陣間正去，嘎⁵¹！(一會兒再去，好吧？！)
 b₂. 陣間正去嘎⁵⁵。(一會兒再去吧。)

從 a₁ 到 a₂，從 b₁ 到 b₂，“嗱”和“嘎”的獨立性減弱，附綴化增強，表現在“嗱”等成分與其前的小句的緊密度越來越強。

從三水、廣州/香港、廉江等地粵方言的語言事實來看，附加問句末的“呀”“嘎”等成分都與嘆詞用法有所關聯。粵方言嘆詞式附加問句末成分已經明顯失去了嘆詞的獨立性特徵，但形式上又尚未完全與問句的非疑部分粘合，與典型的句末助詞仍有所區別。因此，本文仍將此類成分看作嘆詞，只是其正在經歷附綴化，且演變速度並不均一。

3.3. 早期粵方言的嘆詞式附加問句

在 19 世紀 20 年代至 20 世紀初期一百年間的粵方言文獻中，粵方言嘆詞式附加問句末形式“嗱”“噉”和“嘎”常見寫作“呵”“唏”和“吓”。其中，較早在文獻中出現的是“呵”。“呵”在 19 世紀 40–50 年代便記有類似疑問嘆詞的用法，但暫未見具體例句，如：

- (35) “呵 [hɔ̃]” : “to ask” (《拾級大成》, Williams 1842: 37); “to interrogate” (《英華分韻撮要》, Williams 1856: 86); “to question sternly” (《廣東話詞典》, Eitel 1877: 160)

其次是“唏”的出現。從本文所觀察的早期文獻來看,“唏”最早見於1877年版《廣東話詞典》第148頁,但其義項只提及“嘆詞”用法(“an interjection”),不能確定是否為疑問嘆詞。“唏”出現在疑問句句末的語料集中於1877年的《英華常語合璧》(Bruce 1877),共5例。¹⁰從例(36)和(37)的英文翻譯來看,說話者用“唏”是徵詢意見、尋求許可,如:

- (36) 喺呢處同我食便飯唏? (Will you stay and dine with me?) (《英華常語合璧》, Bruce 1877: 第12課,第12句)
(37) 我幫吓你唏? (Shall I help you?) (《英華常語合璧》, Bruce 1877: 第28課,第20句)

1883年出版的 *Cantonese Made easy* (Ball 1883) 在“嘆詞篇”提到“呵”“唏”和“吓”三個疑問嘆詞,也是本文發現的疑問嘆詞“吓”的最早記錄。例為:

- (38) “呵” : “_c Ho! What!” (*Cantonese Made Easy*, Ball 1883: 77); “唏” : “_c He! What!” (同上); “吓” : “_c Ha! What!” (同上)

可見,最晚到十九世紀下半葉,“嗒”“噉”和“嘎”可用作疑問嘆詞,其中“噉”經歷了附綴化過程,在形式和語義上發生演變,從表示驚訝、感嘆的典型嘆詞(單用)演變為向聽者徵求同意的附加問句句末嘆詞。根據文獻材料裡有限的線索推測,嘆詞“嗒”“噉”和“嘎”的出現及其附綴化可能有一定的先後順序。“嗒”可能最早出現並完成附綴化,“噉”和“嘎”則可能是其隨後發展出的不同變體。現代廣州話疑問嘆詞存在“嗒”“噉”和“嘎”三個變體,且在附綴化的過程中各自承擔了不同傾向的功能,這可能是粵方言句末成分的發展途徑及成因之一,符合粵方言句末成分豐富的類型特點。早期粵方言文獻的可用例句雖然不多,但仍能給予我們一些重要的啟發。

¹⁰ 除下文列出的例(36)和(37)之外,其餘三句分別為:(i)你同我打一鋪唏?(Will you play a game with me?) (第20課,第20句);(ii)先生我拈隻蕉唏?(May I have a plantain, Sir?) (第29課,第9句);(iii)你要的添唏?(Will you have some more?) (第35課,第16句)

結合三水話嘆詞“呀”“嘎”用作附加問句表疑成分的事實（見 2.1 節），本文推測，疑問嘆詞作為問句後獨立使用的追問形式，用於非疑部分之後表示“商詢”或“商請”，實際上也經歷了嘆詞附綴化的過程。有的方言，如廉江話的“嘎⁵⁵”附綴化程度較高，形式上與一般疑問語氣助詞無異：例如和“啊 [a⁵⁵]”一樣，其 55 調是句末疑問語調的覆蓋疊加。粵方言句末成分除源自實詞虛化以外（如“啱”“啲”等），¹¹ 還可源自嘆詞的附綴化，體現了粵方言句末成分來源方面的多樣性。

4. 結語

本文描寫三水話嘆詞式附加問句末成分“呀”和“嘎”的句法語義表現，結合早期粵方言文獻材料構擬其附綴化過程，並比較三水、廣州 / 香港、廉江等地粵方言嘆詞式附加問的情況，結論如下：

（一）三水、廣州 / 香港以及廉江粵方言的附加問句末的“呀”“嘎”等形式具有“商詢”和“商請”兩種基本功能，並且用不同的形式加以分工，這可以視為粵方言附加問的共性之一。但三水話、廉江話可用表“商詢”的形式對行動類命題提出疑惑，而廣州 / 香港、廉江粵方言表“商請”的形式可用於要求對方回應，體現出粵方言嘆詞式附加問的個性差異。其他方言的嘆詞式附加問句末形式是否同樣存在“商詢”和“商請”功能二分，仍需進一步考察。¹²

（二）從多例語言事實來看，直接用疑問嘆詞構成疑問小句的附加問形式具有跨語言的普遍性。早期粵方言材料中可發現廣州 / 香港粵方言“啱”“噉”“嘎”的疑問嘆詞用法，以及“噉”附綴化的用例。結合三水話的“呀”“嘎”用於嘆詞式附加問等事實，可進一步說明“疑問嘆詞附綴化”具有較為普遍的類型學意義。

通過本文粵方言內部的描寫和比較，可發現廣州 / 香港、廉江、三水等地粵方言較為一致的規律——疑問嘆詞附綴化後，表達“商詢”和“商請”兩類功能；這兩類功能的分化，同時進一步豐富了粵方言句末成分較為發達的類型特點。這使我們更加堅定開展“粵方言多樣性”及“粵方言近現代發展史”兩個方面的研究。這兩個方面的研究（共時和歷時）可以相互補充，相得益彰。

¹¹ 鄧思穎（2014）指出，粵方言語氣詞“罷喇”“係喇”“啱”“啲”具有鮮明的動詞性，來源於動詞。

¹² 有一位審稿人提出：“對於粵方言附加問句末嘆詞有‘商詢’和‘商請’兩種功能，這是否屬於附加問句附加成分的共性？因為一般而言，特指問需要相應的疑問代詞，所以用於附加問的成分只能表達‘是不是，對不對’（商詢）或‘好不好，行不行’（商請）。”我們認為有道理，本文的方言事實已說明“商詢”和“商請”二分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其普遍性程度如何，仍需更多事實的檢驗。

鳴謝

本研究得到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末民國漢語五大方言比較研究及數據庫建設”（項目號：22&ZD297）的支持。本文初稿曾在“第九屆方言語法博學論壇”（復旦大學，2023.06）上宣讀，承蒙與會專家學者的指教。《中國語文通訊》編輯部和匿名評審專家提出了寶貴的修改意見。在此一併感謝。

參考文獻

- Allerton, D.J. 2009. Tag questions. In Günter Rohdenburg & Julia Schlüter (eds.), *One language, two grammars? Differences between British and American English*, 306–32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i, Ge (白鴿), Danqing Liu (劉丹青), Fang Wang (王芳) & Yanqun Yan (嚴艷群). 2012. Beijinghua daici “ren” de qian fuzhuhua: Jianji “ren” de fuzhuhua zai qita fangyan zhong de pingxingbiaoxian 北京話代詞“人”的前附綴化——兼及“人”的附綴化在其他方言中的平行表現 *Yuyan Kexue* 語言科學 11(4). http://journal15.magtechjournal.com/Jwk_yyxx/CN/Y2012/V11/I4/377 (accessed 10 October 2012).
- Ball, Dyer James. 1883. *Cantonese made easy: A book of simple sentences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 with free and literal translations, and directions for the rendering of English grammatical forms in Chinese*, 1st edn. Hong Kong: The China Mail Office.
- Bruce, Donald E. 1877. *Easy phrases in the Canto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英華常語合璧 San Francisco: Bruce’s Printing House.
- Chao, Yuen 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eng, Siying (鄧思穎). 2014. Yueyu weicixing yuqici 粵語謂詞性語氣詞 In Zhihua He (何志華) & Shengli Feng (馮勝利) (eds.), *Jicheng yu Tuoxin: Hanyu Yuyan Wenzixue Yanjiu, xiac* 繼承與拓新：漢語語言文字學研究（下冊），427–444. Xianggang: Shangwu Yinshuguan 香港：商務印書館。
- Deng, Siying (鄧思穎). 2016. Yingyu he Hanyu yiwen weiju de jufa fenxi 英語和漢語疑問尾句的句法分析 *Waiyu Jiaoxue yu Yanjiu* 外語教學與研究 48(1). 29–35, 159.
- Deng, Siying (鄧思穎). 2019 [2015]. *Yueyu Yufa Jiangyi* 粵語語法講義 Xianggang: Shangwu Yinshuguan 香港：商務印書館。
- Eitel, Ernest John. 1877. *A Chinese dictionary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 廣東話詞典 London: Trübner and Co.; Hongkong: Lane, Carwford & Co.
- Fang, Xiaoyan (方小燕). 2003. *Guangzhou Fangyan Jumo Yuqi Zhuci* 廣州方言句末語氣助詞 Guangzhou: Jinan Daxue Chubanshe 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Gao, Hua (高華) & Wei Zhang (張惟). 2009. Hanyu fujiawenju de hudong gongneng yanjiu 漢語附加問句的互動功能研究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語言教學與研究 5. 45–52.
- Hopper, Paul J. &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2003 [1993]. *Grammaticalization*, 2nd ed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sin, Ai-li C. 2016. An analysis of Chinese tag questions with a cross-linguistic comparison to English tags. *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4(1). 67–118.

- Jiang, Xiezhong (蔣協眾) & Xia Jiang (蔣遐). 2024. Hunan Shaoyang fangyan de tanci yiwentu 湖南邵陽方言的嘆詞疑問句 *Fangyan* 方言 46(2). 202–210.
- Li, Charles N. & Sandra A. Thompson. 1981.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 Xinkui (李新魁), Jiajiao Huang (黃家教), Qisheng Shi (施其生), Yun Mai (麥耘) & Dingfang Chen (陳定方). 1995. *Guangzhou Fangyan Yanjiu* 廣州方言研究 Guangzhou: Guangdong Renmin Chubanshe 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 Mai, Yun (麥耘). 2015. Guangzhouhua zhong jige tongxing de tanci he jumo yuzhuci 廣州話中幾個同形的嘆詞和句末語助詞 In Danqing Liu (劉丹青), Lan Li (李藍) & Jianping Zheng (鄭劍平) (eds.), *Fangyan Yufa Luncong, diliu ji* 方言語法論叢 (第六輯), 109–120.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Matthews, Stephen & Virginia Yip. 2011 [1994]. *Cantonese: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2nd edn. London: Routledge.
- Shao, Jingmin (邵敬敏). 1990. “X bu X” fujiawen yanjiu “X 不 X” 附加問研究 *Xuzhou Shifan Xueyuan Xuebao* 徐州師範學院學報 4. 86–90.
- Shi, Yuzhi (石毓智). 2003. *Xiandai Hanyu Yufa Xitong de Jianli: Dongbujiegou de Chansheng ji Qi Yingxiang* 現代漢語語法系統的建立——動補結構的產生及其影響 Beijing: Beijing Yuyan Daxue Chubanshe 北京: 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
- Tang, Sze-wing. 2015. A generalized syntactic schema for utterance particles in Chinese. *Lingua Sinica* 1(3).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76165507> (accessed 09 September 2015).
- Ullman, Russell. 1969. Som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rogative systems. *Stanford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s on Language Universals* 1. 41–63.
- Williams, Samuel Wells. 1842. *Easy lessons in Chinese, or, Progressive exercises to facilitate the study of that language; especially adapted to the Canton dialect* 拾級大成 Macau: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 Williams, Samuel Wells. 1856. *A 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Canton dialect* 英華分韻撮要 Macau: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 Xing, Xiangdong (邢向東). 2015. Shaanbei, Neimenggu Jinyu zhong “lai” biao shangqing yuqi de yongfa ji qi yuanliu 陝北、內蒙古晉語中“來”表商請語氣的用法及其源流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5. 387–396, 479.
- Xu, Jie (徐杰) & Linlin Zhang (張林林). 1985. Yiwen chengdu he yiwen jushi 疑問程度和疑問句式 *Jiangxi Shifan Daxue Xuebao* 江西師範大學學報 2. 71–79.
- Xu, Jie (徐杰). 2012. Cizhui shao dan yuzhui duo: Hanyu yufa tedian de chongxin gaikuo 詞綴少但語綴多——漢語語法特點的重新概括 *Huazhong Shifan Daxue Xuebao* 華中師範大學學報 2. 113–118.
- Yan, Yaping (閔亞平). 2017. *Xiandai Hanyu Fujiawen Yanjiu* 現代漢語附加問研究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Yan, Yanqun (嚴艷群). 2013. *Hanyu zhong de fuzhui: Yuyan leixingxue shijiao* 漢語中的附綴: 語言類型學視角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Yanjiushengyuan boshi xuewei lunwen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學位論文.
- Zhang, Bojiang (張伯江). 1997. Yiwenju gongneng suoyi 疑問句功能瑣議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2. 104–110.

- Zhuang, Chusheng (莊初昇) & Xianming Bei (貝先明) (eds.). 2022. *Zhongguo Yuyan Ziyuanji: Guangdong, Yuyinjuan* 中國語言資源集：廣東·語音卷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Zuo, Simin (左思民). 2014. Xuci he cizhui 虛詞和詞綴 In Simin Zuo (左思民), *Yuyan Guilü Tansuo Ji* 語言規律探索集, 274–287. Shanghai: Shijie Tushu Chubanshe 上海：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 Zwicky, Arnold M. 1977. *On clitics*.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Linguistics Club.
- Zwicky, Arnold M. 1985. Clitics and particles. *Language* 61(2). 283–305.
- Zwicky, Arnold M. 1994. What is a clitic? In Nevis, Joel A., Brian D. Joseph, Dieter Wanner & Arnold M. Zwicky (eds.), *Clitics: A comprehensive bibliography 1892–1991*, 12–20.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Zwicky, Arnold M. & Geoffrey K. Pullum. 1983. Cliticization vs. inflection: English n't. *Language* 59(3). 502–513.

***Ya* [ia³¹] and *Ha* [ha^{23/25}] in the Tag Questions
in the Sanshui Yue Dialect:
A Comparison with Guangzhou and Lianjiang Yue Dialects**

Shuting Chen and Huayong Lin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Interjections used as tag questions in the Yue dialects of Sanshui, Guangzhou/Hong Kong, and Lianjiang serve two purposes: asking for agreement or seeking consent. In Sanshui Yue dialect, the interjection *ya* [ia³¹], when functioning as a tag question, asks for agreement, while *ha* [ha^{23/25}] seeks consent. This paper compares these two tag questions with similar ones in Guangzhou and Lianjiang Yue dialects, showing that their functional ranges are complementary. Additionally, the paper reviews the derivation of *ya* [ia³¹] and *ha* [ha^{23/25}] as tag questions in Sanshui Yue dialect and examines how their counterparts in Guangzhou Yue dialect were used in earlier Cantonese literature.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cliticization of interrogative interjections is a broader phenomenon across Yue dialects.

Keywords

tag question, interjection, cliticization, Yue dialects

通訊地址：廣州 海珠區 中山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系

電郵地址：chensht36@mail2.sysu.edu.cn（陳舒婷）

linhuay@mail.sysu.edu.cn（林華勇）

收到稿件日期：2024年1月17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4年5月3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4年5月23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4年7月17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4年8月2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4年8月22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5年1月24日